

小白

随笔

# 失意的都市漫游者

在《八百万种死法》中,侦探马修·斯卡德只是不断地出没于纽约城各种不法之地,皮条客和毒贩们喜欢的酒吧餐馆,抢劫犯乐意下手的陋街窄巷,妓女们日常住的公寓,他在这类地方寻找那些身份可疑的人。提问,察言观色,有时候被揍或者揍对方。就这样渐渐接近真相,一步步找到杀人罪犯。他把这个叫做“跑腿敲门”。

这种做法,大约在二三十年代美国小说家哈梅特和钱德勒的笔下真正成型。人们把这些作家塑造的诸多男主角统统称为硬汉侦探。他们的道德感以愤世嫉俗的方式来表达,聪明强悍,却伴随着酗酒之类的性格缺陷,他们擅长打架,更擅长被人打趴在地。福尔摩斯和波洛那一代侦探靠天才大脑寻找罪犯,马修·斯卡德们基本上依靠一具肉身。因为他们是二十世纪都市化想象的产物:危险不是来自家族内部、庄园内部,或者一个小村镇内部,危险来自一个巨大的城市。城市中有数百上千万人口,其中有无数罪犯,可以制造出“八百万种”杀人事件。

而刑侦侦查学呢?虽然早在三十年代警察们就学会了采集指纹认证罪犯,但远未建起一个真正可以检索对指的指纹数据库,距FBI某位特立独行、善于讲故事的探员发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应用到罪案调查时还早。在这种情况下,马修·斯卡德除了拿肉身在这个城市丛林中盲目滚撞,又能干什么?就像小说中的警察局,除了把现场物证收集归档,等待罪犯下一次作案,等待罪犯和罪证自己冒出来的偶然机会,他们又能干什么呢?

劳伦斯·布洛克这部小说虽然写作于城市管理和罪案调查技术已有突破发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却承袭了一个老派的故事模式。马修·斯卡德依然像三十年代钱德勒的马路那样,靠机灵反应,靠体力,主要是靠抗击打能力在犯罪故事中讨饭吃。他一路磕碰冲撞,四处打听,在电话中运用一些后来被人称为“社会工程学”的技巧手法,就这样把案子给破了。这不奇怪,因为一直要到下一个十年,人们才通过《沉默羔羊》和《本能》这类电影,发现警察们早已能够用另一套

办法来从千万人口中筛选出犯罪嫌疑人:包含各种个人记录的数据库、心理侧写、先进的法医学取证。

但这种故事模式本身富有趣味,它来自一个更具诗意的现代传统:马修·斯卡德同样是一个都市漫游者,虽然布洛克所面对的大都市,相比波德莱尔和卡雅明所面对的,有更多敌意,更多危险。在那里,坏人们在赚大钱,正派人却只能到苏荷区地下室酗酒者互助会寻求安慰。一个朋友几天不见,你就有可能在报纸本埠新闻栏杀人案件现场报道中发现他的下落。不过,无论如何也还有诗意。除了篇首引语特地借用坡的说法点出poetical topic(诗意主题),以及小说中有一位妓女诗人之外,男主角马修·斯卡德无论说话行事情绪想法,作者用第一人叙述起来都像是在做一部叙事诗,词句不甘心太过切合实际。把劲头十足的街头粗话与略显浮夸的书面隐喻混到一起,虽然依稀有一丝矫揉,但正好适合梁朝伟他们喜欢。

说到词句,劳伦斯·布洛克有一种美国私立高中或者大学低年级学生的风格。书中不时提及古希腊史诗和易卜生剧情,或者直接朗诵一段希罗尼亚·普拉斯。那些男女角色,无论是警察、毒贩、妓女、酒保,似乎都接受过不错的古典文学基础教育。这些喜欢绘画、木雕、音乐和诗歌的法外之徒,个个都像参加过某种校园兴趣小组。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马修·斯卡德为

他自己调查方法所命名的那个“跑腿敲门”,英语原作中是一个马修首创的首字母缩略词:goyakod,意思是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动屁股敲敲门)。这种喜欢用首字母缩略语来做隐语的话方式,像不像个美高女生?而那时候正与马修说着话的钱斯,那个优雅的,多少带着一点桑塔格式吹普的皮条客钱斯,一听到这个自创暗语,就像另一位美高同学,立刻心悅诚服,交了马修这个朋友。多看几部八十年代美国高中生类型题材的电影,你会揣摩出那种风格来的。由此可见,在马修·斯卡德硬汉外表下,实则深埋着一颗柔软的心。

劳伦斯·布洛克所有小说中,真正的主角是那座城,纽约。他甚至给另一部小说起了个《小城》的名字,所谓小城指的就是纽约。一定是亲不能再说亲了。因为纽约挺大的,马修·斯卡德坐车到了另一个区,就不认得路了,纽约就像上海,就算你住它几十年,也总有一些地方你从未涉足。布洛克把他的虚构犯罪故事安放在一座真实不虚的纽约城中,给那些真实地名添加迷人的传奇。城市是千百万人住的地方,有了劳伦斯·布洛克那样的小说家,它们才变得不俗了。所以它们到了纽约,宁可按照马修·斯卡德的路线图游览,他们到了纽约,一定要找那条街上的酒吧。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真正喜欢一座城市,不一定都要写它的好人好事,把它写得险象丛生,有时候也能达到宣传效果。

总而言之,人们能从这部小说中读到城市传奇,读到纽约人的知识趣味,读到一个失意的都市漫游者,读到残酷和温情。却不要希望书中真有一位硬汉侦探,无论如何,在小说结尾,马修·斯卡德灭了。

(《八百万种死法》,[美]劳伦斯·布洛克著,冯洁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

刘铮

西瞥记

# 钱锺书读过的一本物理学著作

钱锺书先生考清华的时候,数学一门不及格的事儿,久已播于众口。于是,我们不免形成这样一个印象:钱先生数理是不行的——当然,这一印象未必符合实情,只不过可能稍嫌刻板罢了。

其实,钱先生中年时还读过物理学方面的书。比如,他读过埃德温·阿瑟·伯特名著《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尽管“形而上学”几个字表明该书的侧重点仍在哲学方面。通观《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四十八卷,其中确有一本“货真价实”的物理学著作,那就是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 1882—1944)所著《物理世界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爱丁顿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在英语世界,他普及相对论的工作尤为人所铭记。1928年出版的《物理世界的本质》一书科普性质,民国间即有译本,题为《物理世界真论》,作者名写作“艾丁敦”,严鸿瑶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一版。近年,《物理世界的本质》又有了新中译本,可见这部物理学读物的价值还是受到认可的。

1935年,《物理世界的本质》被收入英国“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重版,钱先生读的就是这一版。《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十七卷里有一节抄录自此书,恰好出自讲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第二章,也就是说,且不管读懂了多少,相对论钱先生是知道一点的。

Surely it is absurd to suppose that the universe is planned in such a way as to conceal its plan. It is like the schemes of the White Knight:

But I was thinking of a plan To dye one's whiskers green, And always use so large a fan That they could not be seen.

不过,读了这一节文字我们便不难明白,钱先生的兴趣其实还是在文学方面。在严鸿瑶译本里,这一节是怎么译的:

若说宇宙是依照计划造成,而隐去它的计划,简直是荒谬之谈。这就好像《白衣武士》中的计划:

可是我想好了一个计划——要把他的美髯染成绿色,再常用一面那样大的扇,遮着胡子不教人家看得。

译者大概读书有限,又无处查考,把White Knight的意思搞错了。事实上,那段歌词是《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八章里的,书中的白骑士唱歌,歌词里有一个老头儿说出上面那句有悖常理的话来。

钱先生读物理学著作,留意的却是作者对文学作品的引用。钱先生究竟还是那个钱先生啊。

陆蓉蓉

望野眼

# 朱彝尊故居

二月廿八,仍在故纸堆中载浮载沉。云霾满天,下过一阵雪子,斜日又来倚傍官墙。与人在约在西单晚饭,路本不远,却突然变得艰难。因为风越来越紧,且还须独自消磨一个半小时。

此番访问虽然久,总觉得悲怀难遣,惟恐访古未填块垒,哪里也不想去。这时车轮自行做出决定,引我骑向宣武门。海柏胡同十六号应当还在——朱彝尊做京官时的故居。清人诗文常常说到那儿,大家都在藤花亭榭里怀念老辈风流。

两年前曾经步行来过,知道周围发展不坏,老屋数间,两三钉子户,在新楼盘夹峙下巍然独存。此去路上究竟抱了一点愚蠢的希望,盼它至少齐头整脸好好站着,树也在,院子也在,快倒的门框扶起来。倘若主事者有兴趣,再补种两株古藤,这一天就很可喜,不必再伤心。

一路逆风,眼见月亮上了东天。拐进小路,找到大致位置,铁皮围栏

欢迎我。土渣坡已推平,停满汽车的荒地也不见了。工地门口一行大字,写明此乃某某地块危改工程,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一定还在,否则当年就不必保留。这样想着绕场一周,希望哪里有小门忘了关,但管理毫无漏洞。风很大,周遭少有行人,背街阴暗处堆满垃圾,很难想象这是二环里。临近的楼盘名叫国安府,刚才造好,光鲜体面,大红广告触目惊心。

不得不回到正门前。安保人员冷眼背手,看我仰首拍照。头顶三座塔吊,此时还在作业;围栏太高,人又离得近,望不见里边的古木樅杈。如果树还在,院落应当也无恙。如果它无恙,也许以后就深藏在一片高楼间?

风已狂吼,月已高升。十三夜,接近浑圆。《文昭关》里两句歌词不合时宜闯进脑海,赶紧压住,扳转头去赴约。关于光阴,古来曾有过多许多比喻。此时但觉它如水,更如金。

叶扬

名著与画

# 休斯与丁尼生的名诗《闲泪》

英国维多利亚朝诗人中,自当以丁尼生为魁首。他的《闲泪》一诗,历来英诗选本均予收录。作者于1847年发表长篇叙事诗《公主》,其中收有独立成篇的“歌曲”数首,此诗即其中之一。这首小诗含蓄婉约,沉郁深永,有评家指出它是整个维多利亚朝诗歌中最吸引批评家注意、也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一首。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新批评派巨擘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首先撰文赏析此诗,随后许多名家纷纷跟进,其中包括英国剑桥大学名教授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和霍克(Graham Hough, 1908-1990),以及二战前移居美国的奥地利批评家斯匹泽(Leo Spitzer, 1887-1960)等人,一时议论纷纭,热闹非凡。

此诗共廿行,分作四节,每节五行。单数第一人称的“叙述者”(persona)首行即登场,自云对于无端流下的闲泪不明所以,只知它来自一种“神圣的绝望”,又说自己眼中望着“快乐的秋日田野”,心中想着“永不再来的日子”。随后三节,一路随着“叙述者”的“意识流”发展,每节最后均以“永不再来的日子”结束,最后以对“生中之死”的感叹收场。全诗用词大多为单音节和双音节的普通单词,一连串在语义上反差强烈的形容词(“快乐”、“悲伤”、“新鲜”、“奇怪”、“亲切”、“甜蜜”、“深沉”、“狂野”),珠贯全篇。诗中的意象,例如破晓与黄昏的霞光斜照下的船帆,昏暗的夏日凌晨半醒的鸟儿的啼鸣等等,加强了全诗迷离惆怅的悲凉情绪。此诗读来悠扬悦耳,连绵起伏,却是一首完全不押尾韵的素体诗,虽然大部分诗行使用抑扬格五音步,但亦不尽如此。作品极为丰富的音乐节奏,其秘密何在?艾略特说丁尼生在运用元音之道上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可谓行家手里,一语破的。此诗自始至终,尤其在每行的结尾,大量运用了所谓“开元音”(舌头尽量放低,远离上颚,故亦称“低音音”),又多用头韵和重复,可谓精心结构。

由此也联想到,无论在哪一种语言里,诗都是出于口而入于耳,首先本是为听觉服务的。我国白话新诗,百年来之所以乏善可陈,其主要原因,就是始终未能成功回应音韵格律的挑战。早期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至少还尽力作过一番尝试。时至今日,绝大部分新诗作者,在这方面似乎已经完全作罢,甚至有浑然不觉有其必要者。在新诗的发展中,翻译诗起了相当负面的作用,因为除了凤毛麟角的例外,翻译成汉语的诗,其完全是分行的散文。有志于新诗者,读了这些外国名家的诗的汉译,误以为这种译文就是诗,邯郸学步,以致每况愈下。

丁尼生此诗并未点明诗中“叙述者”的身份性别,这幅水彩将之画作女性,也很自然。爱德华·罗伯特·休斯(Edward Robert Hughes, 1851-1914)专精水彩,他幼年得到他的画家叔叔、与前排斐尔兄弟会颇有渊源的阿瑟·休斯的指点,后人皇家艺术学院习艺,又师从前拉斐尔派名家亨特,所以画面每行的结尾,大量运用了所谓“开元音”(舌头尽量放低,远离上颚,故亦称“低音音”),又多用头韵和重复,可谓精心结构。



# 笔会

周末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 拉铁摩尔为史沫特莱拍摄的肖像

美国汉学家、蒙古学者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与现代中国有着不解之缘。1937年,身为《太平洋事务》杂志编辑的拉铁摩尔,作为翻译陪同两位美国左翼人士毕思来与菲利普·杰夫访问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他还受罗斯福总统委派担任过一年半时间的蒋介石私人顾问。深度介入中国事务的代价是,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1950年代,他被迫终结了自己在美国的学术生涯移居英国任教。

这是拉铁摩尔于1937年为时在延安采访的记者阿格妮丝·史沫特莱拍摄的肖像。从构图上看,拉铁摩尔此照或许不算完美,但他以其敏捷身手,及时捕捉到了头顶缀有五角星的军帽、身穿红军军装的英气逼人的史沫特莱回头一瞥时的豪放与自信,既给中国革命吸引西方知识分子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画面,也为塑造欧美左翼女性形象添上新的一笔。

谭然

笔记

# 吕碧城及其他

《文博名家画传·朱家溍》中,朱先生说:“我家住着一位亲戚,是旌德吕家的小姐,叫吕碧城,年纪和母亲差不多。她因为发表文章批判当时军阀,有消息说当局要逮捕她。我母亲把她接到家里,她教我识字,念千字文,写红格子,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时局有了变化,已经没有危险的时候,她才离开我家,到上海去了。”

上古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吕碧城集》后附年谱,一九一八(民国七年戊午)年仅云“春,客居北京,诣崇效寺看牡丹。归作崇效寺探牡丹已谢七律一首”。朱家溍先生生于1914年,四五岁的时候差不多是1918年左右,这一段在有关吕碧城的资料里从未提及,似乎可补年谱之缺。

近读《欧斋石墨题跋》之《宋拓九成宫》篇,翼庵朱文钧先生别号“欧斋”即因此件而来,故册后有长跋。跋文中提到“项城袁氏一本,原为梁闻山物,今在予藏旌德吕伯成家”。忽想起画传中提到的这一段有关吕碧城的事,吕碧城和朱家是什么亲戚关系书中并未详说,有一次和朱先生小女儿朱传荣老师同席

吃饭,便中请教才知道是朱家女儿嫁到吕家,所以有这一层姻谊。

查看手头有人的人名录或藏家名录之类,看不见有人提及吕伯城的生平履历,遂发电邮请教朱传荣老师,得到回复说,吕吉甫,字创伯,宣城望溪,是清末翰林院侍读学士吕筱苏之子,能读古书,夙庵朱文钧先生别号“欧斋”即因此件而来,故册后有长跋。跋文中提到“项城袁氏一本,原为梁闻山物,今在予藏旌德吕伯成家”。忽想起画传中提到的这一段有关吕碧城的事,吕碧城和朱家是什么亲戚关系书中并未详说,有一次和朱先生小女儿朱传荣老师同席

陈子善

不日记

# 新诗人徐朔方



《似水流年》中的第一首诗《夜来香》作于1941年,其时徐朔方18岁。此后他写了不少长长短短的抒情诗,写爱情,写往事,写农村,写城市,写风景……大都清新可诵。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48年5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诗歌特号”以《诗二首》为总题,发表了徐朔方的新诗《画》和《岁月》。《文学杂志》为朱光潜主编的京派文学杂志,抗战前出版第1卷,抗战中休刊,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6月复刊,出版第2卷第1期,仍由朱光潜主持,是当时具有一流水准的新文学刊物。据徐朔方回忆,他这两首诗“承废名先生介绍”得以在《文学杂志》刊出。该期“诗歌特号”的作者均为一时之选,废名本人和林徽因、林庚、穆旦、方敬等发表了新作,青年诗人徐朔方跻身这些新诗名家之列,固然出于废名对他的提拔,但也说明他的作品已得到新诗坛承认。

有意思的是,《画》收入《似水流年》时作了较大的修改。请看《文学杂志》版此诗第二节:

当游船划过桥洞归来 / 当夕阳红满湖心 / 画家已把天堂写在纸上 / 我们正出游归来 / 却不想作画 / 黄昏是成熟的早晨

《似水流年》版第二节却变成: 当夕阳映红了湖心, / 画家已把一天的美景, / 再现得十分逼真。 / 我们出游归来, / 却不想作画。 / 黄昏是成熟的早晨。

《似水流年》版虽然三、六句押了韵,但把“画家已把天堂写在纸上”句删去,有点可惜,幸好“黄昏是成熟的早晨”这警句保留了。更奇怪的是,《岁月》未收入《似水流年》,这首深情脉脉的情诗成了徐朔方的集外诗,故附录如下: 岁月如密植的行道树 / 正如我们初次散步时 / 心里想走得很快 / 可是总觉得太快 / 不论谈笑或无言 / 行道树一株一株过去 / 我们相爱一生 / 一生还是太短

上个世纪文人中,年轻时迷恋新诗,进入中年后金盆洗手的,大有人在。像徐朔方这样,潜心古典文学研究的同时,几乎始终保持对新诗的爱好,实在少见。

迈克

半上流

# 叛徒告解

提起百老汇音乐剧咬牙切齿,不知底细的恐怕以为我由小到大的声色犬马,天生痛恨根植纽约四十二街的大众娱乐。请听叛徒告解,其实童年非常喜欢搬上银幕的连场歌舞,印象最深的是《南太平洋》,二十六个英文字尚未朗朗上口,不但会得跟游戏中人合唱《巴厘海》和《Happy Talk》,还一厢情愿幻想神秘岛屿坐落狮城对岸的印度尼西亚。入心入肺到一个程度,最近传出Steven Spielberg计划重拍种族交叉感染版《西城故事》,到处招兵买马寻找演员,我就侍住自己全片插曲首首倒背如流,并且占了非白优势,准备第一时间报名投身好莱坞。法国电视去年圣诞重播了法语的《音乐之声》,我竟然当是北极飞来的礼物,克里斯多弗鹿马率领娇妻及七小福出歌歌唱比赛,深情以《Edelweiss》唤醒爱国心,一样眼泪鼻涕倾巢而出。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一百八十度转变,严拒再受百老汇干扰?罪魁祸首,可能是剧种七十年代兴起八十年代盛行的摇滚系,虽然《耶稣基督超

级明星》的《我不知道如何爱他》依旧进驻口腔,成为更深夜静寄托心声的代罪羔羊,甚至《伊维姐》事不关己的《别为我哭泣阿根廷》,也昂然登入内置人肉循环录音机,把贝隆夫人的遗恨唱成私人哀愁,有违舒适之感已经暗暗浮泛。最后一根稻草,肯定是九十年代音乐剧忽然被香港人捧为高端艺术,傲娇的我为免遭误会口味小资,自此划清界限。

重看陈年几个片惊喜阵阵,显示的并非接收器越老越犀利,巨细靡遗一网打尽,而是证明当年半票影迷多么心不在焉,横冲直撞目不斜视。虽说夕阳无限好足珍贵,但黄昏近晚才发现宝藏,似水流年白白浪费,真是啼笑皆非。譬如念念不忘的《南太平洋》,扮演水手的舞蹈员天天排练日子有功,个个虎背熊腰丰乳肥臀,网上有个泥足深陷的痴情部落客,居然从打捞出一位名叫Ken Clark的大配角,灰线草蛇千里追踪,图文并茂全盘起底,孜孜不倦寄欲望于做学问,为电影史添上外一章,教人佩服到五体投地。